

竹林轩学术随笔

范子辉

凤凰出版社

竹林轩学术随笔

范子烨 著

 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竹林轩学术随笔 / 范子烨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2. 10
(学人随笔)
ISBN 978-7-5506-1481-9

I. ①竹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1667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|
| 书 名 | 竹林轩学术随笔 |
| 著 者 | 范子烨 |
| 责 任 编 辑 | 林日波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 |
| 集 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210009 |
| 集 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210009 |
| 经 销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照 排 |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, 邮编:210038 |
| 开 本 | 880×123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10.375 |
| 字 数 | 250千字 |
| 版 次 |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6-1481-9 |
| 定 价 | 33.00元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025-68037411) |

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(代序)

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赋,锲而不舍地集中所有的精力去达到既定的目标,这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关键。学者的天赋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学术领域拥有的特殊职业敏感。对一个学者而言,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爱迪生说:“什么是天才?天才就是99%的血汗加上1%的灵感。”血汗和灵感都是天才的必备条件,因为缺了1%,就构不成100%!有的人有99%的血汗,却没有1%的灵感;有的人有1%的灵感,却没有99%的血汗。这都是不足以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。但更可惜的是,在人类学术史的长河中,有许多人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。于是,伟大的学者也就凤毛麟角了。因此,列夫·托尔斯泰一生都遵奉着席勒的格言:“集中你全部的精力,在一个点上释放出来,你必然取得辉煌的成就。”杰出的学者不仅遵从自己的天赋,还能够高瞻远瞩,不囿于其所生活的时代,因为他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学术的永生,都是为了使学术的光辉流照于人间。所以,章学诚(1738—1801)指出:“夫学至于千百年后,世变风移,一时趋向所不在是,而声施卓然,不可磨灭,则精神周而当日所谓发于意之诚然者,有至理也。精神周而发于意之诚然,必因性之所近而充其量之所极,举世誉之而不为劝,举世非之而不为阻。审己分定,一意孤行,以毕生之全力,曲折赴之,而后足以及此也。而一世之士,方以荣辱,由于毁誉,由于趋向,趋向所在,而终身贵贱、升沉、得失系之,于

是舍其天然自有之长,而束缚驰骤,赴其质之所未具,岂不惑哉?”(《章学诚遗书佚篇·与钱献之书》)在章氏看来,永恒的学术业绩来自学者的独创,而学者的独创来自个人天赋的发挥,来自其一生的勤奋与专注,这样的学者绝不迎合周遭的世俗,绝不顾及一时的毁誉,他精神丰足,意志坚定,故能超越今古,流芳百世。所谓“举世誉之而不为劝,举世非之而不为阻。审己分定,一意孤行”,确实是真正的学者个性。可惜的是,在我们的时代,拥有这样个性的学者太少了。由于大多数人都缺乏精神上的指南针,都过多地关注现实的利益得失,都被自己所处的小圈子的人事关系所缠绕,所以就很容易迷失方向,也很容易陷落和颠覆。

然而,归根结底,从事学术研究的头号敌人还是怠惰。怠惰是贫穷的制造厂,无论是物质生产,还是精神生产;所以,正如席勒所言,“人不能奢望同时是伟大的而又是舒适的”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也早就指出了一些文人的通病:“贫贱则慑于饥寒,富贵则流于逸乐,遂营目前之务,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忽然与万物迁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。”如果要避免这样的哀痛,就必须及时努力,发愤图强。最近,我去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“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所藏明清书法展”,居然看到了章学诚写给孙星衍(1753—1818)的一封信札,更引发了我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。当时,我回家后急急翻检《章学诚遗书》,发现这居然是章氏的一篇佚文,传世的章氏著作一概没有著录,现将其全文逐录于下,与读者共享:

学诚顿首奉书渊如观察大人阁下:丁未杪冬,长安街上拱手为别,转盼十年,云泥愈远,则音问愈疏,每望北风,则深延跂也。前闻分藩兖沂,风清齐鲁,诗书雅化,倡动列城,政理多暇,游心文墨,导率宾从,补苴宇宙间绝大著述。度此后十年,内外坛坫,继武弁山,使海内人士以为如彼教之传灯不断,岂非一时之盛事哉!

虽然,不可以不慎也。吏治民生,簿书案牍,鸿纤要折,必有得其肯綮,使若庖丁游刃,而后心有余闲,乃得遂其千秋之业。鄙尝推论古今绝大著述,非大学问不足攻之,非大福泽不足胜之。此中甘苦,非真解人不能知也。鄙人楚游,前后五载,中间委曲,一言难尽。大约楚中官场恶薄,天下所无,而游士习气,亦险诈相倾,非弇山先生定识不摇,则积毁销骨,区区无生全理矣。《湖北通志》体大思沉,不愧空前绝后之目(弇山先生云尔),而上自抚藩,下至流外微员、标营末弁,莫不视为怪物,天下真是真非,谁与辨之!其创条发例,不但为一省裁成绝业,亦实为史学蚕丛开山。如弇山先生征苗奏凯,仍还武昌,此事尚可申白;否则,惟愚祖方伯(敝同年)抄一副本寄京,知必有赏音者矣。昔兗沂曹龚观察曾以三府合志见示,其意甚善,而书不甚佳,岂椎轮初试,待贤观察为踵事之华,我辈得与闻讨论乎?如何,如何!幸熟图之史,考底稿已及八九,自甲寅秋间弇山先生移节山东,鄙人方以《通志》之役羁留湖北,几致受楚人之钳。乙卯,方幸弇山先生复镇两湖,而逆苗扰扰,未得暇及文事。鄙人狼狈归家,两年坐食,困不可支,甚于丁未扼都下也。今遣大儿赴都,便道晋谒铃阁,幸推屋乌之爱,有以教之,无任感荷。日内俗冗纷扰,一切不及详悉,但令儿子面陈,可识数年来笔墨所不尽之悻也。近刻四卷附呈教正。本不自信,未敢轻灾梨枣,无如近见名流议论,往往假藉其言,而实失其宗旨,是以先刻一二,恐其辗转或误人耳。贤之,想抚掌也。章学诚载拜。三月十八日灯下。

渊如是孙星衍的号,弇山是毕沅(1730—1797)的号。在乾隆时代的学者之林中,毕沅和孙星衍都属于通才式的学坛巨子,他们都创造了辉煌的学术业绩,而与章学诚契合甚深。在这封信中,章氏大骂湖北官、学两界人士,似乎与当时当地的风气有关,可置而不论;而其论学要旨

的铿锵激越,振聋发聩,尤足以撼动人心:其一,孙氏所著诸书,有“补苴宇宙间绝大著述”之功,足以传之不朽,“遂其千秋之业”,但身为官员,当以“吏治民生”为主业;其二,“古今绝大著述,非大学问不足攻之,非大福泽不足胜之。此中甘苦,非真解人不能知也”。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是大学者独享之秘宝;其三,章氏自著《湖北通志》“体大思沉”,有“空前绝后之目”,其主要贡献在于“创条发例,不但为一省裁成绝业,亦实为史学蚕丛开山”。这些论学话语无论是评论他人,还是评论自己,都一概大气包举,显示了高度的学术自信;其楮墨豪言,笔扫千军,犹如长江大河,浑灏流转,令人回肠荡气。在学术研究方面,章学诚无疑是我国最善于汲取时代营养的学者之一。有实力的学者从来都是有理想的人,他不仅立足于今世,还寄情于来世,因此,其发言遣词,往往高出流俗,不离于正,不诡于道。事实上,若我们把佝偻病患者的姿态视为恭敬、礼貌的表现,那是非常滑稽可笑的。无能之辈的虚怀若谷除了掩饰自己的“虚”之外,就没有任何意义。

章氏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的说法,最令人回味。读书是福,写书是福,教书也是福,但这都不是“大福泽”。在我看来,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“大学问”立足今生,贻谋万世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真理的发现,垂范来昆,嘉惠后学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学术之道捍卫真理的尊严,为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争得精神的空间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“宇宙间绝大著述”奉献于人类,为世界文化之“蚕丛开山”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历尽磨难,百折不挠,犹如荆山美璧,和氏奉君,一朝开朗,终成正果。

“大福泽”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。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竹林轩主人

2012年3月12日夜

目 次

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(代序)	00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 一

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序》“瓶无储粟”解	003
陶渊明归隐的真相	010
在自然与平淡的背后	
——陶诗用典艺术举隅	021
陶渊明的人学思想及其他	028
晋人三游记	034
陶渊明的游墓诗情与陶渊明墓地寻踪	043
陶渊明和桃花源居民的民族属性	055
《桃花源记》中的“渔人”是谁?	059
鸟尽弓废:陶渊明《饮酒》诗对卞兰人生命运的隐形书写	070
“孤独的”“袁公”	
——关于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一个未明人物	078
汉代陶瓶上的一首七言诗	086
何逊《伤徐主簿》诗解	088
落入伪陶诗陷阱的诗人们	096

《世说》·《续世说》·《世说新书》	109
“林下风气”:《世说新语》塑造的魏晋新女性	112
“芝兰玉树”:《世说新语》中的男孩群像	122
“广武叹”与“豪杰诗”	130
曹植与民间文艺	135
阮籍的“青白眼”	140

卷 二

始雷发东隅:亳州曹氏家族文化遗存与相关历史问题	147
“魏武王”:曹操高陵的铁证	158
“二范之风”与晋宋儒学	161
在高僧的光辉之下 ——读释慧皎《高僧传·慧远传》后叙	171
历史的虚构与虚构的历史 ——说庐山“莲社”与“虎溪三笑”	183
一场文字狱:司马迁遭受宫刑原因新说	187
何以“周瑜打黄盖——愿打愿挨”?	190
“伯與之情”与“女权主义”及其他	200
中古士人的“容止”观	211
说“雅量” ——中古士人的一种文化品格	223
“竹林七贤”的远源与近源	237
“手谈”与“坐隐”:魏晋南北朝的围棋风尚	239
如意与清谈	252
“三曹”和一个女人:对汉魏时代一段情史的还原	261

卷 三

陶渊明与“鸟乐”	273
《琴诗》的妙理与法螺的妙音	276
穹庐一曲本天然：高车、高车人与高车人的歌	285
陶渊明的无弦琴与舜帝的五弦琴	295
六朝情歌中的“欢”	302
苏轼、黄庭坚与唐琴九霄环珮	313
晋人吟诗与“洛生咏”	316
后 记	320

卷 一

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序》“瓶无储粟”解

《陶渊明集》卷五《归去来兮辞序》说：

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。幼稚盈室，瓶无储粟，生生所资，未见其术。

这是诗人对自己出仕原因的陈述。“瓶无储粟”表明诗人的生活非常困苦，连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都没有。有趣的是，后代佛书常常以此作为清贫生活之代语，如《枯崖和尚漫录》卷下写一位颇为神异的高僧祖昌庵主：“瓶无储粟，灶有余烟。”上句是明用《归去来兮辞序》，下句是反用陶潜《咏贫士》诗七首其二：“窥灶不见烟。”《宏智禅师广录》卷第八《明州天童山觉和尚偈颂箴铭》也有“世外道人有在，庵中瓶粟无储”的偈语，而南朝陈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《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》卷第五《无所得品第八》“妻子仆隶生生所资，悉不贪著不染诸欲”的表述，则使我们窥见了《归去来兮辞》早期对佛门的影响。但苏轼《东坡志林》卷七却对陶潜“瓶无储粟”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意见：

俗传书生入官库，见钱不识，或怪而问之，生曰：“固知其为钱，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！”予偶读《归去来辞》云：“幼稚盈室，瓶

无储粟。”乃知俗传信而有征。使瓶有储粟，亦甚微矣，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？……晋惠帝问饿民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细思之，皆一理也。聊为好事者一笑。

陶潜在归隐之后，长期从事农耕，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？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九认为东坡所说是“戏言”，“非真讥之也”，而“瓶无储粟”实际是诗人的一种艺术夸张，他指出：“仆谓诗固言志，然才人志士，笔端造化，抑扬高下，不可以一律观，譬之水泉，扬之可以滔天，抑之不过涓涓于沟洫间尔，文章亦犹是。且如乐天诗句率多优游不迫，至言穷苦无聊之状，则曰‘尘埃常满甑，钱帛少盈囊，侍衣甚蓝缕，妻愁不出房’，乐天之窘，岂至是邪？则知诗人一时之言，不可便以为信，其托讽之意，盖亦有在。”王楙的这种解说既维护了陶渊明，又维护了苏东坡，可谓用心良苦，而“瓶无储粟”的真意就在这温柔的调和中被轻轻地遮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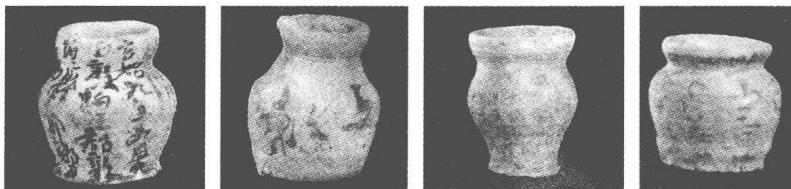
“瓶无储粟”说明陶潜平时是用陶瓶储藏粮食的，按照这样的说法，如果家里还有存粮，则可以说“瓶有储粟”了。《陶渊明集》卷二《和郭主簿》诗其一说“旧谷犹储今”，可知陶潜储藏粮食还是很有办法的。在陶潜生活的时代，尽管没有玻璃瓶和瓷瓶，但陶瓶还是比较常见的。但古代瓶的概念和现在不同：现在的瓶用作实用器皿的，器形一般都比较小，用来盛装液体还可以，如果用来储藏粮食，不仅藏量有限，同时“瓶颈问题”也妨碍粮食的进出，其不透气的特点更容易导致粮食发霉。正如农业史专家所言，“引发米谷在储藏的过程中发生变质的原因之一是潮湿。由于米谷中含有一定的水分，会出现自主呼吸，发热，不及时通风、冷却，容易烧坏米谷”（游修龄、曾雄生《中国稻作文化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355页）。陶潜生活在湿热的浔阳地区，所以他用以盛粮的器皿肯定是开口比较大的陶瓶，既防潮，又通

风,便于散发热量。这类陶瓶有两种。第一种是斗瓶,既可盛粮,也可盛酒、水。《魏书》卷一百五之四《天象志》四“既而萧衍戡之,竟覆齐室云”句下,有注曰:

二十二年而上南伐。是岁之正月,有流星大如三斗瓶。(中华书局 1974 年版,第 2429 页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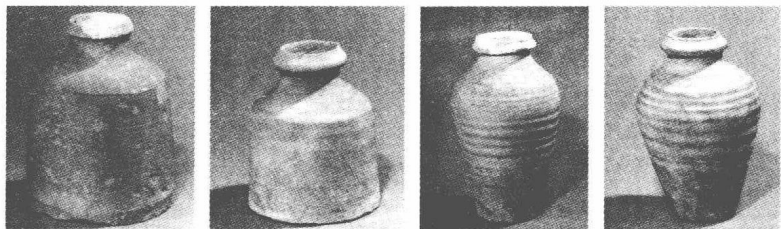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斗瓶在宋代仍然流行。宋赵汝铤《野谷诗稿》卷六《午炊溪店》诗:

草店临流傍蓼汀,午炊于此片时停。健农帖岸般卵石,幼妇汲泉携斗瓶。



敦煌祁家湾魏晋墓出土的斗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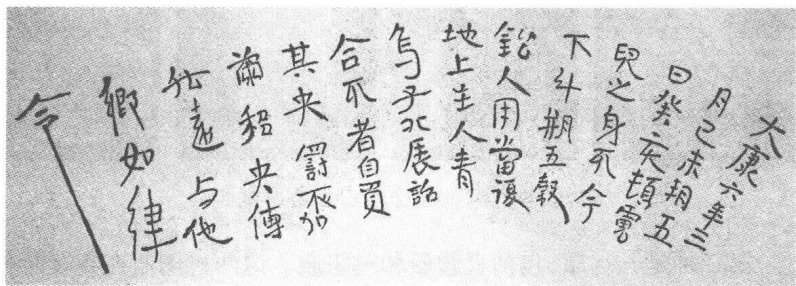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种是五谷瓶,包括直腹瓶和鸡腿瓶。这两种陶瓶在魏晋时代都很常见。



敦煌祁家湾魏晋墓出土的五谷瓶

近半个世纪以来,敦煌地区的西晋十六国墓葬出土了多件斗瓶和五谷瓶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。但它们作为随葬的明器,都是“解注器”,即主要用以阻止亡灵妨碍在世亲人生活的行动——当时人观念如此,瓶上书写的文字称为“解注文”(又称“镇墓文”)。如1980年发掘的敦煌城东南九公里佛爷庙湾头层台子80·D·F·M1双棺合葬墓,该墓出土的一件五谷瓶,有朱书西凉李暠庚子六年(405)即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解注文:

庚子六年,正月辛未朔,廿七日己酉,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张辅字德政身死。今下斗瓶、铅人、五谷瓶,当重地上生人。青鸟子告北辰诏令:死者自受其殃,罚不加满,移殃转咎,远与他里。如律令!(张勋燎、白彬《中国道教考古》,线装书局2006年版,第462页)



敦煌祁家湾西晋太康六年朱书解注文

一般认为,这类明器与中古时代民间的道教信仰有关。文中所谓“青鸟子”,就是道教的神鸟——青鸟。敦煌祁家湾西晋太康六年(285)朱书解注文(戴春阳、张琬《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》,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,第120—121页)也提到“青鸟子北辰诏令”云云,这在敦煌三危山附近魏晋墓葬出土的陶瓶解注文中是很常见的现象。在这些解注文中,青鸟通常是奉北斗星君之命(所谓“北辰诏令”)下凡

的。《陶渊明集》卷四《读〈山海经〉》十三首其五：

翩翩三青鸟，毛色奇可怜。朝为王母使，暮归三危山。我欲
因此鸟，具向王母言：在世无所须，惟酒与长年。

敦煌古为氐、羌之地，史称“三危”。三危山位于今敦煌石窟之南，距离不超过一里远，所谓“三危胜境”在古代通常被视为道家之仙境。1944年，陈寅恪发表论文，认为陶渊明的家族浔阳陶氏属于信奉天师道的世家，“此点与陶渊明生值晋宋之际佛教最盛时代，大思想家如释惠远，大文学家如谢灵运，莫不归命释迦，倾心鹫岭，而五柳先生时代地域俱与之连接，转若绝无闻见者，或有所关涉”（《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》，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三联书店2001年版，第93页；关于这个问题，还可参看拙文《陶渊明的宗教信仰及相关问题》，《文史》2009年第3期）。如此看来，上述以敦煌为中心的地下出土文物与陶潜《读〈山海



敦煌三危山



敦煌三危山门牌